

方  
方著

# 水

在时间之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方  
方著

水  
在时间之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在时间之下/方方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21-3412-0

I. 水…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958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袁银昌

水在时间之下

方 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35 1/16 印张 29.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12-0/I·2594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楔子：从 1920 年进入·····	1
第一章：生与死·····	5
第二章：风雨无情·····	24
第三章：下河·····	39
第四章：人生如梦·····	54
第五章：乐园·····	66
第六章：大水来了·····	93
第七章：我就是我·····	110
第八章：杨二堂之死·····	134
第九章：江湖有多少险恶·····	154
第十章：人血竟是这红·····	178
第十一章：我是水上灯·····	224
第十二章：1937 年的爱与痛·····	242
第十三章：走啊，离开汉口吧·····	269
第十四章：汉口啊汉口·····	294
第十五章：醉生梦死·····	322
第十六章：阴影下的人们·····	340
第十七章：人生的层叠·····	380
第十八章：忧郁的汉口啊·····	402
第十九章：喧哗中的冷寂·····	431
尾声：活在时间之下·····	461
后记·····	465

楔子：从 1920 年进入

我要说的这个女人住在汉口。

我想她应该叫杨水娣，这比较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名字。户口上就这么写着。但她却说她叫水滴。一滴水很容易干掉，被太阳晒，被风吹，被空气不声不响消化。她说，结果我这滴水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下面，就是不干。她还说，如果这世界是污秽的，我这滴水就是最干净的；如果这世界是洁净的，我这滴水就是最肮脏的。总而言之我不能跟这世界同流。

听到她说这番话，我深觉惊讶。我不敢相信，这样的语言会出自她的嘴。这个鸡皮鹤发、蓬头豁齿的老妪手上正抖落着粗劣的茶叶。她每天用这茶叶煮鸡蛋，然后推着小炉子，踉跄着走到街口，架锅叫卖。维持她一线生命的人就是那些过来买茶叶蛋的人了。

我倚在一间板皮房屋的门口。这屋子深藏在汉口一条破败不堪的小巷里。汉口有无数这样的巷子，幽深阴暗，狭窄杂乱。它们混乱的线条，没有人能够缕清。只有对水敏感的汉口人，方能轻易从那里找到捷径，走到江边。

当我费尽周折找到她的家，顾不上环视四周的肮脏，盯着她的脸，我用一种几近惊讶的声音说，你就是当年的水上灯？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像一汪湖水，就算起了风，也没有波动。仿佛她早已在此等候着一个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走到她面前大声地喊出她的名字。她平淡地说，是呀，有什么事？这份从容和散淡让你在瞬间

顿悟：这世上有些最不起眼的人，可能什么世面都见过。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水滴。

汉口人喜欢将城里那些纵横交错的巷子叫作“里份”。那些日益破落的里份隐身着许多水滴这样的人。他们曾经一手打造和修饰了汉口。在昔日激荡的岁月里，历经过无数的阔大场面和风云人事，他们脸上常常露着宠辱不惊的神气。像日落前的阳光，虽然淡淡的，却也足够藐视一切。只是世事的变化，从来就是河东河西。有一天，他们被突然抛向了汉口这些杂乱无章的里份之中。从此他们便悄然伏下身体，一隐数年。虽说原本也是心有不甘，梦想着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长了，一旦过惯这种水波不惊的生活，倒觉人生平淡或许更好。于是不甘的心绪便像燃尽的炉火，渐然熄灭。

这世上最柔软但也最无情的利刀便是时间。时间能将一切雄伟坚硬的东西消解和风化。时间可以埋没一切，比坟墓的厚土埋没得更深更沉。又何谈人心？脆弱的人心只需时间之手轻轻一弹，天大的誓言瞬间成为粉末，连风都不需要，便四散得无影无踪。

你愿意这样被世界抛弃吗？我问。

水滴说，我没有被抛弃。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抛弃我，只有我抛弃它。我姆妈以前说我是个幽灵。你听讲过幽灵被抛弃的吗？

我被噎住。使劲回味她之所说。她却依然不依不饶地继续说着，仿佛拷问。

你问我为什么要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历经了无限风光却还能如此耐住寂寞？可你问过龟山为什么要堆在江边，问过汉水为什么要在这里流到长江，问过汉口为什么要叫汉口，问过人们为什么要听戏，问过戏里的那把剑为什么要叫宇宙锋吗？

水滴的尖锐以及无序令我愕然。

我问路的时候，巷子里的人都说，哦，水婆婆呀。她蛮少讲话。还有人说，她良心蛮好。她屋里还有个爹爹，不晓得是她的什么人。他是个菘<sup>①</sup>。水婆婆养了他一生。连一个跟我熟识的朋友也说，市井中大字不识的老太婆，到处都是，你何必非要访问她？有什么意思呀？

而现在，这个人人眼里寡言少语的婆婆，这个传说中大字不识的婆婆，却连珠炮一样对我发出这样的质问。

我正在研究汉剧史。这个古老的剧种早先在汉口火爆得不行。说是汉口的店铺，当年但凡有留声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汉剧。街上随便抓个人，不是票友便是戏迷。想想，觉得有意思。我到处采访，想要收集那些迥异于书本上的最鲜活的材料。有一天我在武昌江边的桥头下，听票友自拉自唱。我听到了《宇宙锋》。与此同时，我也听到那个令我惊喜的名字：水上灯。说出这个名字的老票友说，我一辈子痴迷汉剧，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水上灯演的《宇宙锋》，我都看傻了。赵艳容装疯卖傻那一场，硬是被她演绝。那时候，只要是她的戏，就会爆场。

我曾经在资料上看到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汉口，她一度是一个光芒万丈的人物。但忽有一天，她在她顶峰的时候宣布永离舞台，然后就仿佛蒸发一样，瞬间就在所有的资料上无影无踪。此后便再也不见到她的身影出没。

我一直对这样的失踪感到奇怪。是什么样的变故使她如此毅然决然？而又是什么缘故使她半个多世纪杳无音讯？她是死了还是活着？问过许多人，都说不知道。

现在，这位老票友竟然轻松地提到了这个名字。老票友说，自从玫瑰红嫁人后，红的就是水上灯了。说完，他连连地叹气，这丝丝缕缕的气息，仿佛牵扯着无穷尽的苦衷。经不住我的再三追问，老票友说出了水

滴的名字。然后长叹道，她的事，说不得，说不得。当戏子，就两个字：心苦。

心苦是大家共同的事，不止是戏子。普通人外看辛苦，内心自然也苦，只是内外一致，人人觉得这种苦也苦得正常，不值得多说。富人或是戏子，外表包装得豪华绚丽，在人人以为他们幸福无比的时候，他们内心却并非如此。反差一大，便容易醒目，容易变成话题，容易让旁人心中生怜惜。他们的心苦，则仿佛是更大的一种苦了。其实不然，这世上，心苦的理由虽然各有不同，但心苦的滋味却也大抵一样。

我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像侦探一样，连蛛丝马迹都不放过，费尽周折拐弯抹角地找到了水滴。

这一滴水业已穿越过八十年时光。乍看上去，她平庸得像街上任何人都可以轻视的老妪。但她开口说话，你便会明白她对这个世界的透彻了解，是你想都想不到的。这是因为，我们更多是通过书本和文字来认知世界，而水滴却是通过她的血肉生命。唉，都说平淡地过一生没有意思，可是让你复杂地过一生，你试试看？扛住人生的复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水滴说，我这滴水就埋在时间下面。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浮出苦笑。这一丝苦意，来自她真正的内心。我想。

水滴出生的时候，是 1920 年。让我们跟着她开始吧。



## 第一章：生与死

这正是早春。刚下过雨，天灰白着，像是被泡肿胀了，四下里没有精神。院里的杨树还没发芽，映在空中的枝桠便黯然着。春天还没有足够的气力让这世界鲜艳。

雨曾经下得很大，蓦然间又小了，什么时候再下，谁都猜不准。汉口的雨就是这样，常常像一个人发疟疾。街上的路都是湿的，黄包车拉过，身后便跟两条清晰的车辙，泥浆溅得到处都是。所有的脚都拖泥带水，路便从大门一直湿到屋里。

李翠从屋里走出来。她大腹便便。屋里的阴潮气，令她觉得自己已然闷得快要窒息。她只想透口气。走进院子，空气虽也湿，但有风摆荡，这湿气就鲜活。长长地吸一口，似乎香气四溢，沁入心脾，一醉到心。就像深吸了一口上好的鸦片，愉悦立即有如小虫，从鼻子出发，朝全身爬行。

女佣菊妈端着木盆回来。木盆上堆着洗净的衣物，有点重。菊妈的身体朝后仰着，以便让肚子助她一臂之力。菊妈说，她姨娘，外面凉，还是回屋里好。李翠说，院子里爽快，屋里好闷。菊妈说，就快生了，小心点呀。李翠说，还有几天哩。

两人正说话，门外窜进几个小孩。小孩子奔跑着笑闹，你追我赶，全无反顾，连方向也不看。李翠突然就置身在他们的打闹之中。于是有点慌，想要回避。却因身子太重，行动迟缓，未及转身，便被一个男孩一头

撞上。男孩玩得开心，撞了人也不在乎，掉过头，继续呼啸而去。

地上原本就湿滑，李翠遭此一撞，脚底便虚了。身体晃着要倒。她不由紧张，不由尖叫，声音很是凄厉。然后她一屁股摔倒在地，脑袋只剩下一片空白，唯一的意识是紧紧抱着肚子。

菊妈慌了，扔下木盆，干净的衣服都被抛在泥地上。菊妈惊叫着，我的娘哎！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满院便都是惊喊乱叫。几个房间都出来了人。大太太刘金荣亦从她的房间走出。刘金荣且走且说，未必死了人，喊成这样干什么？菊妈急说，大太太，是被二少爷撞倒的。姨娘怕是动了胎气。哎呀呀，见红了！得叫大夫。

刘金荣走近李翠，微侧了一下脸，看到泥地上已经有了血，心惊了一下，但看看李翠的脸，又静了下来。然后说，山子，去找马洛克大夫。又说，菊妈，你莫要大惊小怪，哪个女人都要生小伢。还不扶她进屋去？

李翠清醒了，知道自己是摔了跤。肚子也在这清醒中痛得厉害，她忍了一下，没忍住，便发出阵阵呻吟。刘金荣说，叫成这样，小心生个小孩是哑巴！李翠便赶紧咬住嘴唇。只一会儿，便咬出了血，菊妈低声道，她姨娘，痛就喊出来吧，小孩哑不了。

李翠眼里噙着泪，依然紧咬着自己的唇，咬得鲜血从下巴一直流到领口。

看到地上的血，打闹的孩子知道自己闯了祸。这是个六岁的男孩，叫水武。水家的二少爷。水武翻着眼睛看了看他的母亲刘金荣，发现母亲并无责怪他的意思，便轻松起来。水武说，姨娘怎么了？刘金荣不屑地说，要生了。水武说，姨娘是要生小宝宝吗？刘金荣说，问这么多干什么？不关你的事。水武突然有了兴趣，又说，姨娘怎么样才把小宝宝生出来呢？刘金荣没好气道，怎么生？她还能怎么生？不就跟平常屙屎

一样！水武大为惊异，说屙屎就把小宝宝屙出来？刘金荣说，滚一边玩去！

婴儿的哭声响起的时候，刘金荣正在剔牙。声音清脆嘹亮，从潮湿的空气中一穿而过，令刘金荣的手腕无端发抖，竹签一滑，扎在牙龈上，疼得她歪掉了半边脸。

水武蹦蹦跳跳跑进屋来报喜。大声叫着，马洛克伯伯好厉害，他只进去一下下，宝宝就被屙出来了。刘金荣冷然一笑，然后说，屙出了个什么？水武说，屙出个宝宝呀。刘金荣说，男的还是女的？水武说，不晓得。刘金荣说，不晓得就去问一声！

菊妈从屋里端着盆出来换水，经过刘金荣窗前，定住脚，高兴道，大太太，姨娘生了，是个女儿。水武说，是个小妹妹吗？菊妈说，是啊，小少爷。刘金荣脸上露出笑意，说我料她也生不出一个儿子。

水滴的故事就这样开始。

唉，水滴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到这世上来就是与它作对。对于水滴，这世界四处潜伏着阴谋。就像暗夜阴森的大街，每一条墙缝都有魔鬼出没。水滴就在它们起起伏伏的呼吸中行走。这气息，穿过水滴的皮肤，渗进她的血液和骨髓。水滴知道自己走在魔鬼的包围圈里，知道她就是它们养育的，那些魔鬼的唾液就是她成长的营养。而她就是它们在人世间的替身。

这感觉不知什么时候在水滴的心里生长和蔓延，或许真的就是与生俱来。

水滴最初就是姓水。

在汉口，姓水的人家很少。水家的先辈原本行船江河打鱼卖虾讨一份生活。后来划船到了小河<sup>②</sup>的出水口，大约累了，便停桨泊船。先是在

水边搭着窝棚开荒种地，后来索性弃船登陆，做起了小生意。

汉口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地方。你只要勤扒苦做，外加几分小聪明，总有出头的一天。有一年，水家一个年轻人，娶了蒲圻羊楼洞<sup>®</sup>的女子为妻。年轻人陪着老婆回了趟娘家，发现俄国毛子在羊楼洞收茶叶。脑子一动，便在汉口开了家茶庄，专替洋人收购茶叶。英国人要红茶，美国人要绿茶，俄国人要砖茶。水家的年轻人弄得清清楚楚。几十年做下来，茶庄就做得十分有模有样。开了制茶厂，设了货栈，建了茶园。银子像流水一样滚进家里的柜子。自然而然，水家成为汉口的富贵人家。

小河边著名的“五福茶园”就是水家茶庄一个品茶点。

辛亥年，武昌闹革命，清军到处追捕革命党。一个革命党仓惶中逃到五福茶园。茶园的大少爷水成旺认出逃亡者是自己武昌高师的学兄，情急之中将之藏匿于茶园后院，助他逃过一劫。

后来武昌的革命军和清廷打起了仗。冯国璋的军队前来围剿革命军，没本事打仗便放火焚屋。大火烧了四天四夜，大半个汉口都在这把火中化为灰烬。汉口人欲哭无泪，骂冯国璋骂得想不出词来。汉口的街上，到处都是废墟，废墟的旁边站满了失业的人。无事的人们便挤进茶园喝茶度日。汉口正经的戏院剧场也在战火中焚毁。戏班子没处演戏，也进了茶园。茶园的戏台虽小，演折子戏还能将就。于是，去茶园看戏喝茶突然间就在汉口红红火火。

在水家茶园逃过劫难的学兄没有继续革命，留在汉口进了亲戚的戏班，下海唱起了汉剧。学兄为人义气，一心要报水成旺的救命之恩。常常出面替五福茶园延请名角。汉剧的大牌差不多都到过五福茶园。琴板一响，嗓子一亮，声音顺水漂出几十里，五福茶园的名声早早就从水路上漂了出来。茶园的生意日日见好。大少爷水成旺也就顺理成章地接

手了茶园，成为主人。

男人一旦钱多，人生的故事也就大同小异。无非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外加隔三岔五地讨小老婆。水成旺也同样是这个路数。

有天下午，水成旺回乡祭祖。路过一个村庄，见几个男人正忙着搭草台，准备夜晚唱戏。一女子，拖着一条大辫，拎着铁壶给搭草台的人倒茶水。那女子抬手倒水的姿态极是美妙，大辫子在脑后甩得也活泼。水成旺的心蓦然一动，便让车夫停车，说是要下去讨点水喝。

倒水的人便是李翠。李翠那年十七岁，大眼睛，白皮肤，目秀眉清，放在茫茫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到她的光彩。水成旺的眼睛像是被刺了一下，立即傻了，也忘了讨水。回家后就不断地想这副面孔，想得睡不着觉。于是托人，拐弯抹角，费了许多周折，终于找上了门。

李翠不过一个孤儿。父母双亡，自小跟着舅舅的花鼓戏班子游走江湖。班主就是舅舅。李翠帮着舅妈烧火煮饭，送茶递水。水成旺见到李翠舅舅，拿出聘礼，直接就说专来提亲。李翠舅舅也耳闻汉口的五福茶园，知是富贵人家，出手的礼物也足让舅舅脸上光彩，当下便表示一切由李翠自己定夺。

李翠随舅舅的草台班子行走江湖，风来雨去，早也倦了。一直也想找个人家落下脚来过日子。虽然戏班里相中李翠的男人也有好几个，英俊年轻，个个强似水成旺。但李翠心里清楚，跟他们任何一个，她的日子不会有任何改变，依然贫穷，依然一辈子漂泊无定。而眼前的这个水成旺，虽然明说了是姨太太，但条件却直截了当。绝对保证李翠一辈子吃香喝辣，一辈子锦衣玉食，不再为养自己一份小命奔跑受累。这是很实惠的条件，无论如何，令李翠憧憬。她已怕了又穷又苦的日子，也怕了漂泊江湖。为了这个，李翠答应了下来。

一个月后，李翠由一个跑江湖的穷女子，转眼跃为五福茶园的大当

家水成旺的姨太太。这个龙门跳得人人眼红。住在宽大的房间里，穿着绫罗绸缎对镜描眉，把金钗和首饰佩戴在身，女佣菊妈一旁小心伺候，李翠经常会觉得自己既像是活在天堂，又像是活在梦中。虽然在水家，大老婆刘金荣时常拿她出气，但李翠到底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安宁生活。李翠想，抢了人家的男人，受点气也是该的，何况水成旺对她也算不错。一个女人得到了这些，难道还不够吗？

## 二

水成旺没进大门，就听到婴儿响亮的哭声。男佣山子在门口劈柴。山子十八岁，是当年水成旺在冯国璋焚烧汉口时，从街上捡的一个孩子。山子长得十分壮实，人有点憨憨的，承担着水家宅院里所有的粗活。山子见到水成旺进门，立即告诉水成旺，虽然姨娘摔跤早产，但有老天保佑，她们母女都很平安。

水成旺的心便一下子松快下来，边进门边说，嗬嗬，好大的喉咙。这哪像个斯文的女仔？

大太太刘金荣正倚在屋门框上嗑瓜子，她一边把瓜子壳噗噗地吐在地上，一边冷声道，你还专门跑回来一趟，知道生了个丫头不就行了？听听，不愧是戏子屋里的丫头，生来就会嚎。

水成旺说，我告诉你，李翠刚生孩子，你不要给我惹事。我现在心情正舒坦。刘金荣说，有什么狗屁好舒坦的，未必还真当了喜事？水成旺说，家有千金进门，当然是喜事。刘金荣冷笑一声，说千金？妖精差不多。从落地到现在，就没停下嘴，一口气都不歇，好像硬要把屋里死个人才罢休似的。

水成旺恰好走到她的面前，听她出言如此，一口恶气上来，抬手便给了她一个嘴巴。水成旺说，你这张嘴，今天就不能说几句人话，给老子图个吉利？

刘金荣被打得怔住。只一会儿，她清醒过来。想想觉得委屈难忍，转手揪扯住水成旺，大哭大喊起来。刘金荣说，你打我！你竟敢打我！你把这种贱人娶回家，我没说什么；你让我伺候她生孩子，我也没说什么。小孩子哭得我心烦，我只不过说一句，你就这样下手？

水成旺没料到刘金荣居然会扯着他厮打，一边意欲挣脱一边继续吼骂道，只打你一巴掌，是看在水文和水武的面子上，没他们兄弟两个，老子早就把你的那条毒舌头割下来喂狗了。刘金荣嚎叫着往水成旺身上扑，你割呀，你割呀。

院里立即闹成一团。撕扯和解劝的人混在了一起，喧嚣吵闹一直传到街上。水武从门外进来，见如此场景一时不知如何好。他大声喊着，姆妈，堤街有花车游行，还演戏，蛮热闹，我要去！

刘金荣终于被人扯开。她满腹怨气堵得心慌。见水武便咆哮，玩玩玩，玩你个头呀！你爸爸就快不要你姆妈啦……往后你就要成没娘的孩子。

水成旺十分恼怒，他瞪了一眼刘金荣，破口骂了一句，他娘的疯子！甩手便进了李翠房间。

床上的李翠早已听到屋外的喧闹，她知道这吵闹多半因她而起。李翠心里很平静，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为了这份富贵和安宁，她什么都肯忍。不管受到怎样的欺负和怎样的羞辱，她都忍得下。因为她需要有好饭好菜吃，有好绸好纱穿。她想，人要有所得，就得付出。就像去店铺买东西一样，想要买货，就得掏钱。这个家就是她的店铺，她的忍耐就是她付出的一大笔钱。尤其现在，她有了女儿。她的女儿将来必须过得像

千金小姐。她必须要有玩具和绸裙，必须坐黄包车上洋学堂，必须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为了这个，她更要忍。这就是她的本钱。她将用这本钱来买自己的舒服生活和女儿的未来。

所以，李翠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说。

水成旺终于走了进来。婴儿在菊妈手臂中依然大声地哭着。水成旺走到婴儿面前，伸手捏了一下她晃动的小手指，紧板的面孔立刻就松开。水成旺说，好漂亮一个女伢。菊妈说，是啊，老爷。看这小鼻子小嘴巴，还有这眼线儿长的呀，将来一定是个大美人。水成旺说，这嗓子，真是够大。说罢又问，一直都这么哭？菊妈说，是啊，老爷。从落地到现在，光是哭。也不知道怎么了。水成旺说，请过医生了？菊妈说，请过。说没事情，可孩子就是哭。奶也不肯吃。

水成旺走到李翠床边，他把声音放得很温和，说你还好吧？李翠说，嗯，还好。可惜是个女伢。水成旺说，我有了两个儿子，想的就是个女伢。翠儿，你让我如愿了。李翠惊喜道，真的吗？水成旺说，当然。李翠说，那是这孩子有福。她爸，给起个名字吧。水成旺说，这个我要好好想想。我们水家的千金，得有个好名。明天我找算命先生算一下她的八字再说。

李翠脸上浮出笑容。她知道，这孩子若被父亲宠爱，一生的富贵都不用发愁。

隔壁刘金荣突然又冒出呼天抢地的吵闹，夹杂着屋里婴儿的啼哭，一派嘈杂。李翠有些不安。水成旺说，她就这样，你别管她，我不亏待你就是了。李翠说，我知道。可是……你还是去安慰一下太太。我怕她……水成旺打断她，说你怕个什么？天塌下来，不是还有我替你顶着吗？何况天还塌不下来。

但隔壁的动静却更大，有哭闹，有劝扯，然后又有东西呼啦被砸的喧哗。水成旺的眉头也蹙下了，似有些烦。水成旺的长子水文突然撞进



来。这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看也不看李翠一眼，开口便说，爸，姆妈很难受，说是要寻死，你还是过去看看吧。你不能只顾姨娘，不顾自己的结发老婆。

水成旺望了水文一眼，似乎想发脾气，但终是没有发，只是轻叹一口气，说这个屋里可真热闹得像唱大戏一样。说罢便走了出去。

水成旺出了门，却并没有走到隔壁正喧闹着的房间。他走进院子，站在那儿，仰头望着那一树没有发芽的枝条，想着什么。小儿子水武见到他，扑过去，抱着他的大腿，说爸爸，堤街正在游花车，还要演大戏，带我去看好不好？我们里份的三毛和贵生已经都去了。

没等水成旺说话，水文对他的弟弟斥道，水武，你少扯皮，家里正有重要事情，爸爸脱不开身。

水成旺听了水文的话，突然转脸问水文，你姆妈隔不几天就闹一场，也算重要的事？水文说，姆妈很伤心，说要去死。水成旺说，好哇，我这回要看看她到底死不死。小武子，走，爸爸带你上街看热闹！

水武一蹦三尺高，欢喜地叫了一声，拉起水成旺的手，便往外拖。水文追了几步，说爸爸，你不能甩下姆妈不顾。水成旺说，跟你姆妈讲，我现在没空顾她。告诉她，要想清楚，为狗屁大点事拿自家的命去换，你看她划不划得来。

说话间，水成旺便被水武拖出了大门。只留一个水文茫然地望着他们已然消失的背影。

### 三

阳光依然藏在云中。云层薄薄的，覆在头顶，不阴不阳。天气温温